

中央大學英文系性／別研究室與協辦單位（台灣大學城鄉研究所性別與空間研究室，以及清華大學兩性與社會研究室），訂於八十五年六月二十九至三十日舉辦「第一屆性教育、性學、性別暨同性戀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並依程序向教育部顧問室提出經費補助申請，未獲通過（台 85 顧字第 85505527 號）。

#### 原審查意見——

所發表論文部分屬文獻探討，部分屬主觀批判，偏重性學、性行為偏差，未有實徵性之行為或社會科學研究。性教育係人格教育，應以如何建立互尊之兩性關係及美滿家庭生活，促使兩性親蜜與關懷為主題，並把握人性輝映、人生幸福之相互關係，反之易導致性學偏頗之論點。

今依審查意見敬覆如下：

1．本次會議從九零年代已成為人文學界主流的跨科際、跨領域學術研究出發舉辦研討會議，企圖整合人文科學過去二十年間在性／別研究各面向中的耕耘成果（請務必閱讀附件之會議宗旨說明），以補充台灣現階段性教育及性學太過單薄的行為主義取向及醫療掛帥的視野。

但是以審查意見來看，審查者根本沒有看懂這樣一個整合性學術會議的突破性，也顯然對人文學界的學術發展甚為生疏，甚至只能用最簡單的填鴨灌輸模式來思考性教育的本質。可歎的是，在這樣一個各方積極謀求教育改革和升級的時代裡，像這樣的性教育觀念正是這個會議要挑戰超越的。審查者以單一、陳腐的性教育的觀點來任意評斷一個跨領域的學術會議，是否妥當，這是顧問室需要再思的。

2．審查意見大約可分成兩個要點，第一，審查者認為本次會議之論文「未有實證性之行為或社會科學研究」，屬「文獻探討」或「主觀批判」之流，因此不予通過。可是，審查者以最粗淺的、實證的行為科學或社會科學研究模式，來簡化評斷富有人文視野的跨領域研究，本身就風馬牛不相及。

另外，審查者對行為科學或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盲目接受也是大有問題的。任何對科學發展史有一點點反省的人都知道，所謂科學方法並不是什麼特別客觀，特別有效力的研究方法，而是獨斷的把事物孤立於實驗室的真空狀態中加以觀察和操作，然後生產結論。科學方法學晉身為主流霸權論述，其實反映了工具理性在十九世紀以來占有的歷史地位。而二十世紀八零年代以來的學術眼界早已認識到，科學的「科學性」事實上是由科學論述的特有修辭模式來建立公信的。十九世紀社會科學起步時，為謀求學術的正當性，全面直接移植了自然科學的方法學，把社會現象孤立起來觀察研究，也因而分享自然科學的論述可信度。另一方面，二十世紀實證（徵）主義影響下的行為科學興起時，也套用了自然科學的方法學，把最表面的行為當成研究對象。在這個雙重的發展

下，科學方法自十九世紀起便積極排擠那個一直抗拒簡單化社會文化現象的人文學術。

科學方法學的實證主義傾向自一九六零年代以來便遭到批判而全面破產，但是，由審查意見看來，審查者並未跟上學術發展的腳步，反而停留在過去年代的視野中，不但不能反省「文獻探討」或「主觀批判」的簡化說法包含了極大的學術領域歧視，反而直接套用實證主義式行為或社會科學研究為基點，對「非我族類」的研究進路加以排拒，這樣的無知無察實在令人驚訝。

3．審查意見的第二部份雖是批評本會議「易導致性學偏頗之論點」，但事實上是在宣示審查者個人的性教育觀點，而其性教育觀點之陳腐與侷限實在令有識者咋舌。

學術會議是學者共聚一堂，以學術理論為本，交換不同觀點，辯論不同理論進路的場所，並不是什麼政令宣導會，因此根本不可也不應預設立場及底線。像審查者所言：「性教育應以如何建立互尊之兩性關係及美滿家庭生活、促使兩性親蜜與關懷為主題，並把握人性輝映、人生幸福之相互關係」云云，直令讀者懷疑是否是某個衛生所在宣導節育的國策。以這種陳腐觀點來評審在本次會議中提出論文的一時之選的學者，實在是莫大的侮辱，這份審查意見在學術圈中亦將成為歷史笑柄。

更諷刺的是，審查者本身的性教育觀點恐怕才真正是「偏頗」的論點，因為它不必看到任何論文就已經決定了這些論文都應該有什麼主題，提出什麼結論。

4．本次會議之籌備委員會對這篇荒謬的審查意見實在有點哭笑不得，但是我們仍然提出正式申覆，並藉此申覆向教育部顧問室提出嚴重抗議，希望在挑選審查人選時能仔細檢視其學術眼界，並且也要閱讀一下審查意見，以便了解審查是否得當，是否公平。

最後，讓我們重申，學術研討會不是炒冷飯，不是政令宣導，而是開拓學術疆域，與先進國家的學術發展進行對話。本會議自信在這方面的努力不但與國際學術潮流並駕齊驅，而且還有許多突破領先之處，可說是為台灣的學術升級積極努力的作為。請顧問室仔細閱讀本會議的相關資料，免貽笑國內外學界。